彰化師大國文學誌第二十期
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2010 年 6 月

長崎唐通事教材《瓊浦佳話》之研究

許麗芳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摘　要

本文以明清時期的話本小說之形式做為對照依據，分析日本長崎唐通事教本《瓊浦佳話》的敘事特徵，以理解其對中國話本小說形式之承襲及異同。

日本唐通事教材為中日通商的時代產物，內容往往保留時代風貌，敘事形式也可見中日文學交流之跡，現存四卷的《瓊浦佳話》以漢文書寫，記錄了十八世紀初唐人至長崎從事貿易的相關史料，運用大量對話與說明，有明顯的白話口語傾向，且多見同聲假借或形似字、訛字，以及中國南方語音之特徵。與明清之際的若干話本小說相較，《瓊浦佳話》傳承話本小說的通俗形式，但強化據實記錄與口語議論等特徵，由此可見其做為通事教本的教育目的，在於訓練通事流利口語與相關博物知識。此類書寫取向對於明清之際特定話本小說形式之發展變化與中日通俗文學之交流過程，也提供了參考依據。

關鍵詞：瓊浦、瓊浦佳話、話本小說、漢文小說、唐通事

前言

日本唐通事教材為中日通商的時代產物，內容往往保留時代風貌，敘事形式也可見中日文學交流之跡，其中《瓊浦佳話》為十八世紀的唐通事教材，屬於具有特定訓練目的的進階讀物，記錄了長崎一地的風土史實與唐人通商事務等時代訊息，內容與形式因而有特定的地域風貌與藝術特質。相對於其他短篇通事教材，[1]四卷寫本的《瓊浦佳話》不僅篇幅較長，也呈現相當程度的通事史實與話本小說之敘事特徵，然歷來研究並不多見，且僅著墨於文本的作者身分與使用的中國南方語音等現象，未能系統分析此一文本的敘事特質。[2]故本文擬整理《瓊浦佳話》現存四卷的內容大略，並藉此判斷可能的成書年代，進而分析敘事方式，並對照時代相近的特定明清話本小說之書寫傾向與規律，以期呈現《瓊浦佳話》對話本小說形式之模擬與改造，凸顯《瓊浦佳話》做為唐通事教材之書寫特色與特定功能。

一、內容考論與成書年代

現存《瓊浦佳話》為抄本，僅有一至四卷的殘卷。[3]藏於日本仙台東北大學圖書館狩野文庫的寫本封面題為《小說瓊浦佳話》，署有快鳳鄭郁文編。而早稻田大學圖書館則為另一抄本，亦為四卷，題為《瓊浦》，但書中第二卷卷末題為「瓊浦

---

1 同時期其他類似教材如《養兒子》、《鬧裏鬧》、《小孩兒》等，篇幅較短，有如單篇文章，不似《瓊浦佳話》明顯分卷，敘事方式亦較單一，多為作者敘述編輯之傾向，見六角恆廣編，解題，《中國語教本類集成》第一集，(東京：不二出版社，1991)。

2 有關《瓊浦佳話》的研究並不多，目前所知有石田義光，〈小說瓊浦佳話解題〉，東北大學《圖書館學研究報告》第一號，1968，主要為作者身分與使用語音等考釋。又いしるのぞむ，〈大浦天主堂藏唐文禁教榜辨釋〉，發表於第三回長崎純心比較文化學會，2009 年 5 月 16 日，論文中雖提及瓊浦佳話，然僅做為相關釋例，並非論述重點。

3 據長崎通事盧篤三郎自傳，唐通事教材從《二字話》、《三字話》始，還有《瓊浦佳話》、《譯家必備》、《醫生通話》等，此等書無版本，皆自己抄而習之。轉引自六角恆廣著，王順洪譯，《日本中國語教育史研究》，(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2)。

佳話」，未署作者姓名，書末則有「安政六年朱四月何良英珍藏」。[4]兩寫本中，早稻田大學圖書館所藏之抄本屢有補字，而東北大學圖書館狩野文庫藏本則多見訛誤或借用文字，但文字較整齊，格式較一致，故本文以為引據之本。[5]

（一）中日通商史料的紀錄

《瓊浦佳話》敘述十八世紀唐人到長崎通商的相關人事。卷一介紹長崎地名由來，開港與地域風物[6]；與通商有關的官職與制度如王家、宿老、遠見番及通事等職級，詳述唐通事品級與工作內容，尤其聚焦唐通事之養成條件。[7]記錄唐人紅毛等來長崎從商之外國人、未建唐館前唐人在長崎的貿易與生活，以及伊東前往朝鮮走私貿易事。[8]

卷二敘述伊東走私事件的後續影響與相關新制，如始造唐館，以便集中管理唐人，[9]因禁洋之故，長崎地區通商事務中止而繁華不再，但與唐人的私下貿易難以斷絕等，亦提及唐人前往東洋貿易的誘因。其後有王家大岡備前守訂定船數貨值限制，即正德年間實施的唐船信牌之新例，規定每年出船限額，以及出海港口及貨物限制等，如上海、寧波來長崎的商船每船定額兩萬兩等，以杜絕走私及金銀流失。[10]同時提及，中國因信牌爭奪與誣告等事，致使康熙亦有禁洋之令。[11]及

---

4 《瓊浦》，出版年不詳，何良英藏本，據早稻田大學圖書館古典籍総合データベース。

5 《瓊浦佳話》文字因多有形音近似等訛字現象，本文引據則從原文，不另修改其中錯別字。

6 如文中所提，位於長崎東北方、做為防備的烽火山與港外遠見岳，至今長崎仍沿用舊名。並說明烽火山原名斧山，寬永 15 年(1638)年奉長崎奉行之命，設烽火以速報外國船隻進港之情報，故改稱為烽火山。而書中所記，位於長崎西南方的遠見岳今名為遠見嶽。

7 唐通事設立期間為 1604-1867。執掌翻譯、貿易、外交及維護秩序等。據《瓊浦佳話》卷一所記，有按察通事、大通事、小通事、學通事(即稽古通事)、唐年行司及內通事等職級，正顯示當時情況。另據劉序楓，〈明末清初的中日貿易與日本華僑社會〉，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1 卷 3 期，1999，頁 461-4。

8 小說中的伊東小左衛門即為伊藤小左衛門，為當時博多富商。於長崎五島擁有巨宅，經營盛大的貿易活動。1667 年因持有的船遇暴風受損而漂流至對馬鰐浦，因而與附近朝鮮進行走私貿易，一族遭受磔刑。

9 唐館於 1689 年完成建造。主要目的為杜絕走私、取締基督教及維護治安。

10 日本正德五年(1715)頒布長崎海舶互市新例，限制唐船一年間三十艘，旨在禁絕走私

至重新開洋，唐船復來長崎，與唐通事間之對答，交代航程風波與清朝當時政局，及起貨、清庫等活動。

卷三敘述唐船重返長崎之後，插刀手的一連串清貨查貨與唐人迎請媽祖的情況，描述插刀手清貨、查出唐船私藏貨物，以及唐人迎請媽祖娘娘至長崎的唐寺，照例布施等例行事務。其後敘述唐人進入唐館，進而敘述其間佈置、生活起居與娛樂，同時提及唐人在長崎所建的福濟寺、崇福寺、聖福寺，以及埋葬客死長崎的唐人之悟真寺。

卷四接續卷三之敘事內容，說明長崎三座唐寺之淵源，分別由不同出身地的唐人所建造，並略述與隱元國師之精神傳承。[12]另一方面描述唐通事與唐人之講價[13]，但未有結局即告終止。

據早稻田大學之寫本，卷四末有何良珍「卷四敘事止於講價，作者未畢編而沒矣，可惜也」之註記，則知作者並未完成寫作。有關作者身分，由書中敘述語氣及使用詞彙俗諺等可知，署名為鄭郁文之作者，對於長崎當地之商務、歷史等相關事項亦知之甚詳，或具有通事背景，或為久居長崎、與通事或唐人交遊的中國文人。又文中多見吳語等南方語音之音誤，則推論作者可能出身中國南方，或至少有南方背景。[14]

（二）寫於十八世紀初的推論

貿易，病防止金銀之流失。

[11] 康熙二十三年(1684)解除禁洋規定，中國商船大舉前往長崎。而 1689 年建造唐人會館完成。

[12] 興福寺建於 1623 年，為三江方面出身者所建，崇福寺為福州方面出身者於 1629 年所建，福濟寺則為泉州出身者於 1628 年建造。建造唐寺實起因於唐船船主為證明出身以避免被誤認為基督教徒，1677 年又興建聖福寺，皆供奉媽祖神像。黃檗宗開山隱元國師於 1661 於京都宇治萬福寺開山前，曾於興福寺及崇福寺停留。

[13] 書中所記起貨、清貨、講價等情節，呈現當時實際貿易流程。相關資料參見劉序楓，〈清代的中日貿易與文化交流〉，中研院人社中心「第二屆海洋史研習營」，2007.8.5-8，有關唐船到長崎貿易的流程之論述，其中引大庭脩，《長崎唐館圖集成》所引石崎融思「唐館圖繪卷」(1801 年)；川原慶賀「唐館繪卷」(1840 年左右) 之資料。

[14] 有關《瓊浦佳話》的吳語音誤現象，如「應該」作「因該」，「玲瓏剔透」作「玲瓏貼透」或「薄囂囂」作「薄梟梟」等，參見いしるのぞむ，〈大浦天主堂藏唐文禁教榜辨釋〉，發表於第三回長崎純心比較文化學會，2009 年 5 月 16 日，頁 29-30。

至於成書年代，早稻田大學圖書館所藏《瓊浦》末之「安政六年四月何良英珍藏」，僅可視為何良珍之抄寫收藏年代。據東北大學圖書館狩野文庫《瓊浦佳話》，記錄大岡備前守到任（1711）、長崎物價騰貴（1713）、對出入唐館的遊女之一系列限制（1708-1715）等，可知《瓊浦佳話》之寫作絕不早於 1720 年代，又卷二述，唐人到長崎後，對於「問信通事」詢問清朝的情況所做的回答，則應是康熙晚年，其文云：

> 若說起唐山的消息來，如今各處都太平，朝廷康泰，百姓安寧。雖然如此，舊年年成不大豐，熟米價略覺貴一點，……
> 問信通事答道：「豈敢，好說。你既說受了這般苦難，更兼唐山年成不好，這番生意自然大家留心，不必牽腸掛肚，放下了心。且問一句，如今韃子可平安麼？」
> 唐人答道：「舊歲有一個韃子叫做阿剌蒲坦，謀及起兵，那時聖上選出第十四個皇子，拜做大將軍，去征伐韃子。……後來阿剌蒲坦曉得官兵到，賣個破綻，就逃走去。那皇子到如今還是紮住人馬在陝西地方看守，不然又來騷動地方了。…… 問信通事答道：只是東宮曾立過麼？
> 唐人答道：……幾年前，千言萬語方纔議定了，把第三個皇子立做東宮，只因後來品行不好，做人傲慢，一味放肆，故比（筆者按：應作此）廢了。所以到如今，三心二意，決斷不來，不曾立東宮。

據唐人之說，康熙迄今尚未曾立東宮，考之史實，康熙 48 年（1709）復立太子，康熙 51 年(1712)再次廢掉太子，直至 61 年(1722)年傳位第四子，則成書年代最早可能為 1711 年，又《瓊浦佳話》中唐人所述，康熙命十四皇子為撫遠大將軍征伐韃子之事，證之史實，康熙 56 年(1717)，阿剌蒲坦侵襲西藏作亂。至康熙 57 年(1718)，康熙命十四皇子為撫遠大將軍，駐節西寧，平定各路叛軍。而這些史實據《瓊浦佳話》中唐人之說，皆為「舊年」之事，因此尚有一兩年以上之時間差距。因此，《瓊浦佳話》之成書時間最早應於 1718 年以後，又因《瓊浦佳話》提到日本正德舶市新例，時為 1715 年，兩年後，即 1717 年，中日雙方重新開洋，唐船再度前往長崎進行貿易。綜合以上資料可見，成書年代之應以 1718 年為中

心，則知《瓊浦佳話》之完成應不早於康熙 58 年(1719)。[15]

二、教材取向與形式特徵

《瓊浦佳話》為通事進階教育之讀本，以閱讀為主要訓練取向，而非練習詞彙或會話。唐通事的教科書各有階段性的教育功能與取向，由最初練習發音的《三字經》、《大學》、《論語》、《孟子》、《詩經》，其次由《二字話》、《三字話》、《長短話》學習常用語彙[16]，進而學習四字以上如《瓊浦佳話》等進階讀物，目的應是文章閱讀的訓練，旨在增進相關知識，並加強流利口才。

由《瓊浦佳話》內容可見，其目的在於練習閱讀完整文章、增進知識與訓練口才等特定功能，也因此類教育取向，使寫作上也有特定的取材與考量。《瓊浦佳話》的敘事形式有明顯的話本小說痕跡，於敘事句型與相關詞彙也多所沿用，而

---

[15] 有關《瓊浦佳話》中所言的史實對照，本文所據為故宮博物院〈康熙大事年表〉。又石田義光，〈小說瓊浦佳話解題〉，東北大學《圖書館學研究報告》第一號，1968，頁 22-33。據康熙征阿剌蒲坦一事，主張《瓊浦佳話》成書應於 1718 年左右。另一方面，因《瓊浦佳話》中唐人稱頌康熙十四皇子胤禎(後被雍正改名為允禵)討伐韃子有功，且稱此為前年「舊事」，故いしるのぞむ，〈大浦天主堂藏唐文禁教榜辨釋〉，頁 28 所主張，《瓊浦佳話》之成書年代亦有可能為 1735 年雍正駕崩之後的意見亦有待商榷。

[16] 據武藤長平，〈鎮西の支那語学研究〉《西南文運史論》，(東京：岡書院，1927)，頁 51-52，「唐通事は最初発音を学ぶ為に三字経・大學・論語・孟子・詩經等を唐音で読み、次に語学の初歩即ち恭喜、多謝、請坐などの短き二字を習ひ、好得緊・不曉得・吃茶去などの三字話を諳んじて更に四字以上の長短話を学ぶ、その教科書が譯訶長短話五冊，譯家必備四冊・養兒子一冊・三折肱一冊・醫家摘要一冊・二才子二冊・瓊浦佳話四冊など唐通事編輯にかかる写本を卒業すると此に今古奇觀・水滸傳・三國志演義・西廂記などを師に就きて学び進んで福惠全書・資治新書・紅樓夢・金瓶梅などを自習し難解の処を師に質すというの普通の順序である。」又據石崎又造，《近世日本に於ける支那俗語文學史》，(東京：清水弘文堂書房，1967)，頁 14。唐通事的教科書從「最初、三字経・大學・論語・孟子・詩經等で發音を學び、次に、二字話・三字話・長短話等で常用の語彙を覺え、更に譯家必備・養兒子・三折肱・醫家摘要・二才子・瓊浦住（佳）話・兩國譯通など唐通事編輯の冊子を卒業すると、今古奇觀・水滸傳・三國志演義・西廂記などを學習し、更に進んでは福惠全書・資治新書の實用的な方面を學習した。其の他の教科書としては、俗語彙編五卷、譯官雜字簿、華語詳解及び岡島冠山の《唐話纂要》、《唐語便用》等が入門の必讀書であった。」

此顯然來自中日文學交流的背景。中國通俗小說之傳入日本主要是在江戶時期（1603--1867），此時期以長崎為中心的中日通商活動使傳入日本的漢籍種類有所變化，由以往的詩歌變成小說，當時由中國傳入的白話小說尤其以《三國演義》、《水滸傳》及《三言》、《二拍》等受到歡迎，並且有翻譯或改寫版本產生。[17]而白話小說的特質也正與通事訓練的需求相結合，如岡島冠山（1674--1728）撰有《唐話纂要》外，亦曾翻譯《水滸傳》與《通俗皇明英烈傳》等。[18]中國白話小說於日本普遍流行，加之口說特質明顯，成了唐通事學習唐話的絕佳教材，《瓊浦佳話》應該也是在類似的時代與文學影響下所寫成的，但於模擬明清話本小說形式基礎上，敘事的內容與表現的技巧另有新創與強化。

(一)白話敘事的沿襲新變

《瓊浦佳話》以長崎為故事舞臺，以唐人到長崎經商為經；以相關的貿易制度、職官與唐人在當地的生活為緯，敘述中日經商海運的歷史及當時政局與庶民活動，尤其凸顯長崎唐通事的形象面貌，無論是內容或形式，皆有明顯的時代氣息與文學特質。

《瓊浦佳話》共四卷，但未寫畢，約七萬五千字，以白話漢文書寫，各卷開頭以「話說」或「卻說」開始，卷末則有「安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之套語，行文中亦見如「端的這是為何」、「閒話休提」、「話分兩頭」等說書人語氣，文中對句有十九處，多為中國俗諺，如卷三「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日無常萬事休」；詩

---

[17] 石崎又造，《近世日本に於ける支那俗語文學史》（東京：清水弘文堂書房，1967），序說，頁 5-6。漢文學發展史，約有三個巔峰期。第一個巔峰期在七至九世紀，即日本的大和、奈良時代及平安初期。由當時的遣唐使、留學生、學問僧至中國學習各種文化制度，並帶回不少典籍、文物。第二個巔峰期是十三至十五世紀，即日本的鎌倉、室町時代，此一時代日本僧侶與宋元歸化僧為代表，傳入禪宗與創作漢詩文的風氣。第三個巔峰期在十七、八世紀，即日本的江户時代。江户幕府採用儒學思想為其文治政策，故漢學亦成為當時武士的必備教養。政府及一般人常透過前來長崎的中國商船取得中國的書籍、文物，《三國演義》、《水滸傳》及《三言》《二拍》等白話文學都在這個時期傳入日本。

[18] 石崎又造，《近世日本に於ける支那俗語文學史》，（東京：清水弘文堂書房，1967），頁 73-76。

歌或長短句有十處，往往結合中國與日本意象，如卷二卷首詩「保暖之時思淫欲，飢寒甚處動盜心。好商並起九州裏，震倒風塵西海深」等，形式上顯然有模擬話本小說之跡，另一方面，內容皆記錄長崎通商的相關風物，而非虛構人事或舖陳情節，此類敘述風土人情的特徵與《西湖佳話》有相似之處；[19]除同以「佳話」為書名為外，《瓊浦佳話》卷一也安排了長崎甚左衛門遊山玩水之際發現長崎並加以命名的情節，所謂「話說長崎地名，原來叫做瓊浦。這個瓊浦地方，風水景緻，雖是可翫，只是兩國裡頭一個偏僻的所在，山水幽雅，樹木蔥蘢，朝霞暮烟，周圍彌漫，只好餐霞之士，騎鶴之仙，可以居住。」「初有一個人姓叫做長崎，為人公道，頗通文墨，更兼會看風水，就是陰陽先生也不如他的，此人喜歡遍走天下，像個遊方僧家一樣」「有一年到瓊浦地方來，便把瓊浦看上了。說道：『這地方雖然像個仙鄉，其實自有利市的氣象』東張西望，越看越像，一日在山水之間來來往往，留戀不捨，就把這地方開闢起來，做個大馬（筆者按，應作碼）頭，地名改做長崎。」此段對於長崎地名由來之說明，顯然脫胎自《西湖佳話》「西湖，環繞皆山也。而山之蜿蜒起伏，可客人之散步而前後觀覽者，則嶺也。嶺之列在南北兩峰，與左右諸山者，皆無足稱。縱有可稱，亦不過稱其形勢。稱其隅位而已，並未聞有著其姓者。獨保叔塔而西一帶，乃謂之葛嶺。此何說也？蓋嘗考之。此嶺在晉時，曾有一異人葛洪，在此嶺上修煉成仙，一時人傑地靈，故人之姓，即冒而為嶺之姓也。」[20]另一方面，《瓊浦佳話》據實直書的寫作方式，亦如《西湖佳話》所強調，可令「不得親見」當地的讀者藉由閱讀，「即可當臥遊」，著重風土人情之呈現，而非虛構情節。

其次，《瓊浦佳話》多用口語，多對話，引例豐富，說書人聲音明顯存在，藉以說明議論而形成主要內容，同時，雜錄人事的筆記式書寫而非虛構人物情節的敘事方式，則又與《雨花香》[21]夾敘夾議、重記事而不重情節安排等話本小說類

---

19 古墨浪子《西湖佳話》成書於康熙十二年(1673)，十六卷，為話本形式，每卷說一個與西湖有關的人物故事，據作者自序，此書之作，在於「今而後有慕西子湖而不得親見者，庶幾披圖一覽，即可當臥游云爾。」據《舶載書目》所記，西元 1804 年(清仁宗嘉慶九年）有日文刻本，題《通俗西湖佳話》，凡四卷。

20 古墨浪子，《西湖佳話》第一卷〈葛嶺仙跡〉。

21 《雨花香》序，作者石成金，生於清順治末，約卒於雍正十年，約介於 1660-1736 年間，揚州人，書中內容皆為明末清初的揚州故事，旨在明因果、主勸懲，多記事而非

似，所謂「茲觀《雨花香》一編，並不談往昔舊典，是將揚州近事，取其切實而明驗者，彙集四十種。意在開導常俗，所以不為雅馴之語，而為淺俚之言。」作者自覺以記錄筆法出之，《瓊浦佳話》的敘事也是記錄眼前真實具體事物，此種表現顯然有通事教材的考量，「近時之事實，漫以通俗俚語，記錄若干」的寫作方式，亦正是《瓊浦佳話》的表現特徵。[22]

事實上，明末清初的《西湖佳話》、《雨花香》等話本小說的形式皆與既有的話本小說書寫特徵已有所背離，敘事取向已不像明代的《三言》或《二拍》以故事情節之經營為主，而是主議論重紀實，作者以散文筆記的方式表達相關意見或主張，並將歷史傳說、山川地理、風土民情、知識典故等融合為一，淡化了話本小說原有的強調情節曲折的形式特徵。對照《瓊浦佳話》之文本，也有明顯的類似表現傾向，主要是白話口語的寫作風格，以及直接記錄的筆法，如卷二所云：

> 那時節各街的宿主們只當乞兒沒棒的一般，一時間沒處去做生活，好不苦楚。他那唐人好幾年生意順溜，散蕩慣了，忽然這等礙手礙腳拘縮（筆者按：應作拘束）起來，把一天歡喜便做萬般愁苦，眉頭不展，十分不喜。雖然如此，自古道：狗窮思跳，人窮思巧。左思右想，想出計謀來。看那時節的光景，私下也有買賣，討些小便宜。雖然不如在外的時節，散散蕩蕩，澡脾得多，覓得這一條路數，也還可以扯得值。
>
> 原來東洋的生意不比得西洋，左手不托右手，並沒有一毫賒帳，一色都現艮（筆者按：應作銀），臨起身的時節都算得乾淨，寸根不留。聽見說西洋的生意好便是好，乙萬兩也使得，二万兩也使得，做一番生意。但是討那個帳，霎時間不得了結。費了偌大的精神方纔討帳。若是十二分主顧不好的，費了一年工夫還討不清的也有的哩。這樣膽閣（筆者按：應為耽擱）的日子多，因為使費浩大，不勾本，都虧本了。因為東洋的生意除了使費，

虛構人事情節。

22 馮夢龍、凌濛初編寫《三言》與《二拍》雖強調教化的要求，但也意識到文章虛構藝術之必要性，所謂「事真而理不贗，即事贗而理亦真」，是以敘事中有描繪有刻畫，尤其注重文章結構，及至石成金之寫《通天樂》《雨花香》，則強調教化至上，以至忽略敘事藝術，由於《瓊浦佳話》成書時間未定，是否確實受到明末清初成書的《雨花香》或《通天樂》的影響，無法斷定，僅能視為特定時代不同空間的文學趨勢卻有所符應。

> 足足賺個對合有餘了，不到十分難為血本的田地。這都是沒有賒帳，所以如此了。

說明唐館成立之緣由，以及相關貿易規定，另提及長崎當地宿主與唐人所面對之衝擊，並說明與東洋及西洋貿易的利弊得失，此類文字顯為據實而書，呈現特定時空之人事風貌。又如卷四所云：

> 當下吃過午飯，一個小頭目，一個唐人番，唐年行司催促唐人請娘娘。拾來個唐人也有拿涼傘的，也有拿旗行的，也有提著燈籠的，請了媽妲（筆者按：應作祖）。一路上敲鑼打鼓，鼓樂喧人，到寺裡去燒香獻花。原來船主福州人，便把媽妲請到福州寺外；江人呢，便請到南京寺，倘或漳州人，便請到漳州寺，各齊分曉。幾個弟兄請到寺裡，把媽祖安頓好了，搖搖擺擺而進館。
>
> 這長崎有三個唐寺，叫做興福寺、崇福寺、福濟寺，這王（筆者按：應作三）寺並不曾開口告人募化錢米，只靠著唐人送布施，溫飽有餘。縱或建造殿宇樓閣，不曾求人化緣。那時節，唐人另有布施了，這個布施叫做修理布施，艮（筆者按：應作銀）額比平常的布施多得十倍。所以香火廣盛，山門生光，比別寺大不相同。自從開基以來，世世代代詣唐僧做住持，憑你日本有了怎生樣大徹大悟的和尚，這一派法脈，粘連不得。這是隱元國師立下的清規了。
>
> 這三寺各有一個法派，叫做雪峰派、紫雲派、獅子林。雪峰派的人到紫雲流，要付法也做不得，紫雲流的人到雪峰派要付法也使不得，你是你，我是我，各有分曉。這三寺各有幾個小末庵，叫做靈鷲庵、廣福庵、東福庵，還有許多不敢儘說。這末庵也有小布施供養，多少接續香火。當下各寺的和尚們都來取布施，一個副當年、一個按察、四個孛通事封（筆者按：應為對）面坐定，把布施分派明白，送上王家看。王家看明白了，方纔交把各寺。粗貨是直在貨庫交與他取。大凡大寺送七件貨，小末庵是送五件。寺裏取過來，叫商人來去票發賣到了。

文中記述唐人在長崎所建的寺廟之源流與意義，以實際的長崎當地風土人情為記

錄依據，而非虛構人物情節，也就是類似筆記小說的直接記事，不似《三言》、《二拍》注重人情刻劃或情節構思。

同時，《瓊浦佳話》一如明清話本小說形式，書中亦穿插對句及韻文，卷二、卷三及卷四之卷首皆徵引詩句。各卷之卷末亦有「安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等套語。引用之俗語俗諺亦多見於明清話本小說或相關通俗文本，有明顯的承襲沿用現象。[23]陳述句型或使用的詞彙亦有所類似。[24]其他如徵引既有的通俗小說故事，如卷四引用鄭元和與李亞仙故事以說風月場中的幫襯人情，又以賣油郎獨占花魁故事之媒婆比喻講價通事之口才等，皆可見《瓊浦佳話》實具有相當的通俗文學背景與話本小說之形式特徵。

除了引用俗語俗諺或通俗文本，《瓊浦佳話》亦有使用同聲借用或錯別字之現象，顯現通俗白話文學的特色。[25]此類引用俗語俗諺，或同聲或錯別字互用之現

---

[23] 如卷一「家欲敗酒成醋；家欲破屋成路」，語出《昔時賢文》，而該書名最早見於戲曲《牡丹亭》，最遲應於明萬曆年間出現，後經明清文人增補。又如卷一「黃金黑世心；白酒紅人面」見於明代天啓年間出版的《初刻拍案驚奇》卷三十八〈占家財狠婿妒姪；延親脈孝女藏兒〉。而卷二「屋漏偏逢連夜雨；船遲更遇打頭風」見於三言《喻世明言》卷九〈裴晉公義還原配〉及《醒世恆言》卷一〈兩縣令競義婚孤女〉等。

[24] 如卷一「把荒僻的地方竟做個花錦世界」，則一如《警世通言》卷三十二〈杜十娘怒沉百寶箱〉亦有「把個苦寒地面變做花錦世界」之說法。又如卷三特定詞彙的用法，卷三「大家忍咲不住，擷唇簸觜取咲說道」，此亦見金聖嘆評點《水滸傳》第 37 與 42 回之文字，亦有「擷簸」之用法。而《醒世恆言》卷一〈兩縣令競義婚孤女〉與卷二十七〈李玉英獄中訟冤〉及卷三十五〈徐老僕義憤成家〉「耳根邊又聽得徐言弟兄在背後擷唇簸嘴，愈加煩惱。」皆屬類似用法。

[25] 「卻說長崎人民、大小職事人、大小高人，都是不少穿、不少吃，都有得過話（筆者按：應作活）。個各快活、處處繁華，如此數十年，誰想好事多魔（筆者按：應作磨），泰中生否，生出一番憂愁來。長崎有一個人性（筆者按：應作姓）伊東，名字叫做小左衛門，論起他的家事（筆者按：應作世），比人不同，十分富貴，金艮（筆者按：應作銀）寶貝，堆滿如山，家裡不知有多少艮兩，沒人得知。」且各卷皆有類似現象，如卷一「唐人一年做了幾十萬兩的貿易，只靠著通事。若遇著沒字牌一樣不明白的通事，錯過了好機會，或者悞（筆者按：應作誤）了大事，因（筆者按：應作應）該撰（筆者按：應作賺）錢的生意也撒了，撒得不好，老大折本了。」又卷二之「話說長崎人民看見伊東起了頭端，曉得私下這一條門路，你也去做，我也去做。也有幾個人撰（筆者按：應作賺）錢暴富起來。」卷三之「頭目看見十分炒(筆者按：應作吵)鬧，就貴(筆者按：應作責)罵一頓。」及卷四「那時講價通事動了怒，罵一頓，即虻（筆者按：應作急忙）叫回來，占（筆者按：應作古）人道：和氣生財。須要消摩些燥爆的手腳，

象既可見《瓊浦佳話》模擬明清話本小說之跡，也合乎唐通事教本多為寫本未有定本的說法。此類同聲或訛誤字等運用特徵可見敘事文本的口語化痕跡，也可見通事教材增進學識與訓練口才之取向，即重在實際的對話，而非書面的閱讀，對於文字之正確書寫自是較不講究，即使同聲形似之字體出之亦無妨。

(二)說明議論的側重加強

《瓊浦佳話》具有明顯的說話人特質，並夾雜大量譬喻或評論。雖以口語書寫，卻是直接據實直書，有若筆記小說的直書方式，而非虛構特定故事，記事中多用譬喻徵引，以及對話議論，訴諸日常生活會話的語境，強調流利口才，而非鋪陳情節曲折。此類有如博物類書且訴諸口語、不厭其煩且滔滔不絕、無特定情節，只是據實記錄的形式，正顯示做為通事教本的教化功能向，有其通事養成之需求。

全書作者聲音明顯，多為說明陳述語氣，如卷一詳細說明有關唐通事的養成條件，對唐通事的養成有具體說明，其文云：

> 通事也有幾等幾樣，品級不同，叫做問信通事、按察大通事、副通事、學通事、唐年行司、內通事。各有名目。通事的職分非同小可，關頭甚大。為何呢？看看等漫漫地分說。譬如寫寫字打算盤，這是人家過活的本事，做職事也要曉得，不做職事也要曉得，不足為奇。做一個唐通事，講唐話、寫唐字、賦詩做文，這是第一本等的。還有世情也要通的，論起學文，肚裡差，不多通得，來也做不得。人家一見了通事，就問起唐山讀書的道理，若是遇著大才子，問山問水，牽枝帶葉，好不囉嗦，因為肚裡有了些少墨汁，就答應不來。要是博覽飽學，三教九流都要精通，唐人一年做了幾十萬兩的貿易，只靠著通事。若遇著沒字牌一樣不明白的通事，錯過了好機會，或者悞（筆者按：應作誤）了大事，因（筆者按：應作應）該撰（筆者按：應作賺）錢的生意也撒了，撒得不好，老大折本了。
>
> 所以算帳盤利是不消說，生意上的酸甜苦辣（筆者按：應作辣）都要嘗得

凡事講得入和些，不要輕舉妄動纔好。」等。

透。若要詳知唐山山恁麼樣，水恁麼樣，唐人恁生是苦楚如何是快活，問那通事便知端的。唐人若有什麼口舌是非、相罵相打，或者有甚冤屈的苦情，那時節叫通事調停。做通事得放一個才幹出來，明公正氣，分個青紅皂白，判斷明白。你也不要討恨他、他也不要冤屈你，兩邊相和，解怒息爭，教兩家不要做冤家。因為單單曉得文事舞弄毛鏟子的白面書生，便不敢來當了。要是文武兼全、有肚量有俠氣，臨事敢作敢為，玲瓏貼透一般聰明的人，方纔做得過。

據我看來，學文這一樁事情，才藝中第一折骨頭的難題目，不是容容易易學得成。挨寒受凍、耐飢忍餓，硬掙的人，方纔成器。豈不聞常言說，若無一番寒徹骨，恁得梅花撲鼻香？若沒有死心踹地，浮浮泛泛，沒有切心的時節，如何是見功？你看古人恁那麼樣用工夫，著實受了許多淒風苦雨的苦楚，埋頭苦讀，方纔肚裡精通，一目了然，無書不通。若是這等的人做人通事，縱有潑天的大事要他來當，自然調度得來；倘或看得幾部書，不過湊得初四句頭絕詩，八句頭律詩的人，便不中用。

還有一說，單單肚裏通，口裏不會說話也不濟事。講話是通事家的本等，把性命看成，輕慢不得。雖然如此，講一人唐話不是探囊取物一般容易可講的，不要把吹彈歌舞作一例相論。譬如學話，要是自從年紀七八歲上起漸漸教成，天天操練，聲音清亮，字音明白，平上去入的四聲；開口呼撮口呼，都要分得清清楚楚。不然，打掃喉嚨，咬牙切齒，怎麼樣自言自語，唐人只是裝聾作啞，半句也不通。豈不是瑣碎？還要能言巧辨的天生口才，這個為何呢？只是曉得天下的奇談妙語，又曉得各省個府的鄉談上（筆者按：應作土）語，但是舌頭祖（筆者按：應作粗）笨，就被唐人搶白了，弄得啞口無言了。所以舌頭利辨，能言快語的人，方纔講得唐人過。由此看起來，學文也要學到脫抵頭的田地，講唐話也要講到泯頸的地步，更兼有血心有俠氣的大丈夫，方纔做得大通事。

書中提及，通事除了「講話是通事家的本等，把性命看成，輕慢不得」的基本條件外，也必須苦讀以求具備學識以及人文素養，但也強調不能死讀書，須有良好的口才與靈活應對，所謂「舌頭利辨，能言快語的人，方纔講得唐人過」，尤其需要開闊豪氣的視野，「有血心有俠氣的大丈夫，方纔做得大通事」，可見作者對於

通事一職有某種程度的掌握與熟悉，並於文本中多所說明，又如卷二所云：

> 且說那新例舊例怎麼樣一個分別？看官待我慢慢地解說。譬如先把船數限定了，一年限得四十個船，每船派定多少艮（筆者按：應作銀）額，這艮額看港門也有多寡不同。寧波上海的船是每船定額二萬兩；暹羅咬溜吧廣南這等州府船，是也有三萬兩四萬兩，派得不同了。其於伙食布施雜色等樣都是在外算。但凡發一個船，口（筆者按：應作估）算定額多少，照依其數，足足帶個貨來。倘若過於定額之數，其貨沒官。雖然如此，還有一種道理隔江過，汝在唐山，怎麼曉得日本的時價？原來行情是或長或落，早晚不同。那里（筆者按：應作裏）足足口（筆者按：應作估）得著？就是神仙也口（筆者按：應作估）不准（筆者按：應作準）的了。何況人家，越發不消說。所以定額之外，只許過得三千兩貨額，再過額者便是烏有先生了。
>
> 這樣定了派額，一船貨物都是賣個乾淨，一根草也不許帶回去，回路上縱有私貨船，無物可賣，無貨可買，不把他犯法的意思了。……新例以來，不許客人當面丟票批價生意，譬如叫職事人批定了價，會館包買，買個乾淨，後來在會館叫商人來丟票講價明白，方纔開庫發貨。還有一說，但凡起貨之後，開了庫點貨，這叫做清庫，把一船的貨逐件點得明白，細貨是幾十幾件；定（筆者按：應作疋）頭是幾千幾百疋；粗貨是幾十幾樣，包數多少；斤數若干，算得清楚，秤得精細，一疋也加不得，一包也少不得，連伙食零碎粗用東西也撿（筆者按：應作檢）點個停當。……更兼唐人一出一入，走上走下，都要摸摩查搜，一件皮箱必要驗到箱底，一個人家必竟要摸到屁股，方纔罷手，這樣嚴密。可見一人參也藏不得，半塊金片也夾帶不得。……

詳細說明了日本正德新例的內容，以及唐人與通事間相關的互動與影響，作者據實記錄正德新例之源由與影響，旨在說明，並非虛構的鋪陳。

又如卷三描述插刀手起貨與查貨的情況，除可視為對相關史料之側面補充與聚焦描繪，也是作者滔滔議論的表現，其文云：

你道怎麼樣的手段（筆者按：應作段）？說來著實驚殺人家，等我分說。把幾斤系線紮緊了，打在索路裡頭，外面一些也看不見出。大家只認做索路，便是夢裏也不曾聽見這般藏法，正是叫做神謀鬼算得了。他那插刀手眼快不過，但凡搜貨，水來土掩、兵來鎗當。他這樣藏，便這樣搜；他那樣藏，便那樣搜，唐山有百般的戲法；日本也有百般的搜法。當下看見索路太多，就動起疑心來。把一條索子畧絕斬將開來試一試看，那里得知露初一些線角來，大家曉得就裡，點頭會意，從頭至尾，斬做粉碎。果然一條索路通是系線了。

插刀手連忙稟知頭目，打張逐條斬斷。將要動手的時節，幾個水手亂嚷道：我等走洋的人，只靠著幾條索路。這個索路是性命相關的東西，倘若逐條斬碎，明日怎麼起得身？有舩沒有索路，豈不是無腳蟹？如何走得一步？這是斷然做不得，須要頭目寬容。只好開一面之綱（筆者按：應作網），求全責備，畧見大意就罷了。

頭目那里管他三七二十一，便說道：這個說話分明是掩耳偷鈴一樣的，究竟偷不過了，大家不可疼熱他。說罷，不瞅不睬不由他分說，逐條斬得粉碎。一看，果然三十多條索路都是系線紮的死結，打在裡邊。信手扯出來浬（筆者按：應作理）清了看，約有六千來斤。唐人看見露出破綻來，無言可答，啞口無辨，心上亂跳起來。眼睜了合不攏來，舌吐出縮不進去，暗暗叫苦不迭。從來腳夫們油嘴擦舌的，極會湊趣會說鬼話，因為看見搜出系線來，大家忍咲不住，顛唇簸觜取咲說道：好個索路，紅白系線打成得花花綠綠，我不信天下再有這樣一個體面的洋客，便是牙檣錦纜，聖上的樓船，也壓倒了。……

卻說插刀手搜出系線來，只說大功。十分高興，跑到興頭上，無貨不搜，無物不斬。……酒鑵裡頭藏水銀；皮箱底下做了重底，藏了人参；燈籠之內藏了玳瑁；卓子裡頭藏了珊瑚珠，都是搜出來的。頭目看見如此放肆，忙叫通事責罵唐人說道：你們領牌的良商，不比得奸商。因（筆者按：應作應）該守本分，不該有這樣的欺罔之舉，豈不是有話在前？今朝絮絮叨叨，吩咐了好幾十遍，偏生不肯報出來，藏得這許多東西。原來天理昭彰，天不肯替你護短，露出馬腳來。如今貨已起完了，所以屈法用情，還是惜你的廉恥，存你的體面。今日好端端叫你進館，改日自有國法處治。或是

減派或者禁革也不可知。但是其貨沒關了。這一句罵得船主垂頭喪氣，臉上紅了又白；白了又紅，一味賠個不是。……

既展現通事口才之利，也生動描繪了當時的貿易活動情形，對於唐人藏私貨被發現後的沮喪與腳夫的取笑之描寫，亦具有通俗文學之幽默嘲諷。值得注意的是，此類說明文字因屢用譬喻，滔滔不絕，不厭其煩，既提供了博物知識，也符合口才訓練的訴求。同時，往往以「看官聽說」「待我慢慢道來」或「原來」「譬如」等詞語做為行文發言的結構，則一如前述《西湖佳話》中屢見的「看官聽說」，用以說明事件原委，具有鮮明的說書人特質，並展現作者的評論見解，如對於出家人的看法與評價，不僅有深刻描寫，也表現作者的評價。

對話是《瓊浦佳話》另一個主要的敘述方式，作者善用譬喻、大量徵引的陳述與應答技巧完全呈現於通事與唐人講價中，如卷四所云：

通事高聲說道：……帳簿上所開的就是酩酊的價錢，大家須要斟酌斟酌，今日必定要講得落臺。說罷，把帳簿遞與大家，大家接過手來，念了一遍，先掃了一半興。開了口半晌還合不下，只是面面相觀而已。過了好一回，方纔說道：我等大家，千山萬水，受了偌大的苦難，冒險而來，不過要撰（筆者按：應作賺）半文養活的意思。就是這幾千兩的血本折骨頭的艮兩不是當頑，又不是特特担來搬下水裏去。今日所批的價錢差得老遠，著實虧本，倘若划得本來，自然商量，如此批法，大家沒做主張，老爹說道是今日必定落臺，這個那里做得來，不要說今日，便是講到乙千年，也是這一場戲，落不得臺。譬如一個嵬腔的戲子，聲音响喨，更兼打掃喉嚨，盡心曲意，唱個謾調，自有可愛的所在，自然討得傍邊人叫一聲喝采。相煩老爹，替那批價的人講一聲，休把這等無腔的曲兒唱將起來，聽得唐人耳根邊不乾淨，憑你唱啞了喉嚨，也只徒然，再沒有一個人扮戲湊他的趣，此番生意做不成了。說猶未了，早有幾個貨客一齊起身便走。

那時講價通事動了怒，罵一頓，即虻（筆者按：應作急忙）叫回來，說道：來也有禮數；去也有禮貌。雖有不是的所在，且聽分解，進去也不為遲。話也不曾說明，竟拂然而去，天下那有這樣道理？道理是單單一個，蠻法到有三千，我們又不是黑漆皮燈、泥塞竹管那樣一竅不通的蠢物。既然利

不著，必有主張，作成大家。占（筆者按：應作古）人道：和氣生財。須要消摩些燥爆的手腳，凡事講得入和些，不要輕舉妄動纔好。

那時節大家沒意思，只得坐下，各船主倍（筆者按：應作陪）個不是，說道：老爹所言，句句有理。只因看帳簿批得太低了，大家沒些主意。一時間昏迷，顧不到禮貌上，唐突列位，不要見罪則個。

通事答道：既到日本，難道不做生意裝回去不成？譬如索新（筆者按：應作性）不扮戲，就是千錯萬錯便罷了。你既落于下賤人家叫來應承，便去當場扮演，纔見得向來苦心學過生腳，習成幾本曲子的了。今日雖不是老爺的聖誕，大頭目、年行司都是開筵等候，難道定身索手掃興而回去不成？我等在旁邊唱曲替你打著獵鼓兒，縱或不喜歡，扮了竿戲，也見得情分了。如今再三再四替你爭價，每件細貨增了一分，大家撒手罷。

唐人答道：既然老爹這等苦口相勸，可以翻得本，扯得直，自然領命。但是著實差得遠，不是故意做作。如今所增的，莫說一分，就是十分，也還不勾本的。

理通事說道：若像你的意時，這番講價講不成了。利我者其貨乎？害我者其貨乎？批價批得這樣爛賤，究起這個根由來，總是在長門敞個私貨的人害你不淺，為何呢？雖是兩年禁洋，本地只有來得七個船，那長門到不禁洋，生意大興，京上那邊買賣的私貨堆如高山，多得緊，偌大一個京上，道是消耗不來那許多的貨。所以今日的行情不比兩年，賤也賤到脫底頭。常言說：貨無大小，缺者便貴。怪不得價錢財。如今一分之外，便是三厘半文也增不得。今年且將這個生意胡亂支吾過去，到明年來自然舖醜。古人道：做生意不著只一時，討老婆不著是一世，今年不好明年又好，生意是定局不來。

講價通事與唐人各逞口才，指出講價有若唱戲，對話中有譬喻有說理，甚至模仿「知我者，其春秋乎？」而有「利我者其貨乎？害我者其貨乎？」之話語，同時亦引用如「黑漆皮燈、泥塞竹管那樣一竅不通」、「做生意不著只一時，討老婆不著是一世」等俗諺，以表現個人主張，也詳盡地訴說苦情，以求較高的賣價，無論是唐人或通事，發言都是言之成理、頭頭是道，發揮了極致的口才及淋漓生動的說話技巧。

《瓊浦佳話》強調議論、不厭徵引等現象也符應了《西湖佳話》、《通天樂》、《雨花香》等話本小說散文化的敘事趨勢，這些明末清初話本小說因寫作關注焦點之改變，往往使敘事傾向議論或勸善，創作目的重在教化，而忽略情節鋪陳。[26]不同的是，明清此類話本小說朝向宣揚教化、勸善懲惡的方向，而《瓊浦佳話》則是訴諸通事的教養功能。書寫取向或有異同，但也承襲了「說話」或「話」的書寫特質，也就是強調通俗口語的能力訓練，文中大量典故或譬喻，既是訓練流利口才，也增加博物知識。

此類生活化的口語，實為唐通事學習唐話的重要材料，事實上，白話小說對於唐通事之教育本即具有實質幫助，如雨森芳洲《橘窗茶話》卷一所云：

> 我東人欲學唐話，除小說無下手處，然小說還是筆頭話，不如傳奇直截平話。只恨淫言褻語，不可把玩。又且不免，竟隔一重靴。總不如親近唐人耳提面命之為切矣。
>
> 或曰學唐話，須讀小說可乎？曰可也。然筆頭文字、口頭說話，依平家物語以成話，人肯聽呼？[27]

雨森芳洲之言，雖意識到小說對通事教育之重要地位，但也以為小說淫弊，且終究是書面語，不免有隔閡。《瓊浦佳話》強化日常口語的表現方式，顯然符合訓練口才增進學識之目的外，也可見通事教材因特定功能而有的改變，亦即雖為讀本形式，但關注的是口語的表達與訓練，強化了近世俗語文學的白話特徵，彌補了雨森芳州以為小說不免為書面語、用以學習唐話有所隔閡的不足，更符合通事養成之目的需求。

---

[26] 張永葳，〈論明末清初擬話本的非文體化現象〉，《湖南大學學報》21 卷 3 期，2007 年 5 月，頁 93-94。

[27] 雨森芳洲，大阪府文榮堂《橘窗茶話》卷一，出版年不詳，所據為早稻田大學圖書館古典籍総合データベース。

結論

《瓊浦佳話》以唐人渡海到長崎從事貿易為主軸，保留了當時在長崎的唐人活動與長崎的開港通商歷史，如禁洋與開洋等史實，亦有通事、王家、宿主與插刀手等特定職官紀錄，以及相關通商史料與制度，呈現了特定的史實符號。從中可見當時長崎地區與唐人有關的各類職務與時代生活，並記錄了長崎地理形勢，甚至於今仍得見或沿用舊名。同時，也記錄了唐人所述說的浙江寧波等地訊息，以及康熙未確立皇子等時代痕跡，以及唐人於唐館之起居動態、建造媽祖廟與唐寺等活動，呈現了近世中日兩國交流經商的另一側面。

一般以為，《瓊浦佳話》為唐通事所寫，為通事之教科書，有具體的寫作目的，而引用俗語俗諺及同聲字借用等現象，顯然受到通俗文學之影響，其敘事模式尤其與明末清初《雨花香》、《通天樂》據事直書的筆記體話本小說有所呼應，也就是文中並不強調虛構人物情節，亦非藉古論今，而是以口語的形式滔滔不絕，叨叨絮絮實際風土人情，如唐人來往長崎經商之瑣事，多徵引諺語、典故及譬喻，對於相關人事之形容亦多直接紀錄，不似《三言》、《二拍》等話本小說具有明顯的故事性及藝術講求。由此可見，《瓊浦佳話》於話本小說的形式基礎上，另有取捨與強化。

說明與對話，為《瓊浦佳話》兩大主要敘事模式，應是來自說書活動的影響，以口語化的文字記錄當時唐人在長崎的生活與經商規範，也呈現作者之相關議論與見聞，同時大篇幅使用對話，唐通事與唐人的說話中引經據典、善用譬喻，各逞口才。四卷所記之事彼此有所連貫，記錄特定的人事制度，而非虛構或鋪陳故事。較之明清話本小說，《瓊浦佳話》更顯通俗及口語取向，此顯然為符合通事教育的需求，若說小說尚為筆頭語，不若口語直接明白，對唐通事之養成不免有所隔閡，則《瓊浦佳話》明顯的話語特徵或許正是為符合唐通事教育目的所做之修正，實於話本小說之模擬外另有改造。因此，於研究明清話本小說敘事模式之轉變，或對唐通事教材形式之影響時，《瓊浦佳話》的書寫形式與特質，應該是值得注意的面向。

引用書目

一、專書

鄭郁文編，《瓊浦佳話》，出版年不詳，所據為仙台東北大學圖書館狩野文庫藏本。
《瓊浦》，出版年不詳，何良英藏本，據早稻田大學圖書館古典籍総合データベース。
石成金，《雨花香》，收於《熊龍峰刊行小說四種》等四種（《四巧說》《雨花香》《通天樂》），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
古墨浪子，《西湖佳話》，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
武藤長平，《西南文運史論》，東京：岡書院，1927。
石崎又造，《近世日本に於ける支那俗語文學史》，東京：清水弘文堂書房，19673。
雨森芳洲，大阪府文榮堂《橘窗茶話》卷一，出版年不詳，早稻田大學圖書館古典籍総合データベース本。
六角恆廣，《中國語教本類集成》第一集，東京：不二出版社，1991。

二、單篇論文

石田義光，〈小說瓊浦佳話解題〉，東北大學《圖書館學研究報告》第一號，1968。
いしるのぞむ，〈大浦天主堂藏唐文禁教榜辨釋〉，第三回「長崎純心比較文化學會」，2009.5.16.
林彬暉，〈日本江戶明治時期漢語教科書與中國古代小說關係述略〉，《上海師範大學學報》36 卷 5 期，2007 年 9 月。
劉序楓，〈明末清初的中日貿易與日本華僑社會〉，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1 卷 3 期，1999。
劉序楓，〈清代的中日貿易與文化交流〉，中研院人社中心「第二屆海洋史研習營」，2007.8.5-8。
張永葳，〈論明末清初擬話本的非文體化現象〉，《湖南大學學報》21 卷 3 期，2007 年 5 月。

Simulates and Emphasis: on the script characteristic of Keihou Kawa

Hsu, Li-Fang（許麗芳）

This paper planned discusses the written form of the *Keihou Kawa*, the Japanese Toutuuzi textbook, and these script characteristics are concern with the narrative form of hua-pen novel in the Chines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Keihou Kawa now only saved four volumes records the Chinese merchants to be engaged in the trade activity in Nagasaki in the early 18th century, the text demonstrates the massive dialogs and the explanation, and the obvious spoken language tendency. In writing, *Keihou Kawa* has many homophones or the wrong character situation, as well as obvious China's southern pronunciation.

Although imitation the narrative way of hua-pen novel in the Chines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form of *Keihou Kawa* strengthens the record and anglicizing style and want to make the toutuuzifluent spoken language and the vast knowledge.

Such written situation would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hua-pen novel and the influence phenomenon in Sino-Japanese popular literature.

Keywords: ke-hou, kehoukawa, hua-pen Hsiao-shuo, han-wen hsiao-shuo, toutuuzi.